

# 木筏上的133天

SHENGJIYUAN

生命中的每一个奇迹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

林露德著 阿良译

## 勇气加毅力创造出来的生命奇迹

他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为世界求生冠军


他被誉为中国的鲁宾逊

他被英王乔治三世授予英国勋章

他的经历被写入美国海军培训教材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large sailing ship, possibly a galleon, resting on a steep, grassy hillside. The ship is oriented diagonally across the frame, with its masts and rigging visible. The background shows a dense forest of trees.

# 生还

林露德 著  
阿 良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E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 - 2004 - 03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还/(美)林露德著;阿良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 8

ISBN 978 - 7 - 80753 - 048 - 0

I. 生... II. ①林...②阿... III. 纪实文学  
- 美国 - 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4335 号

solesurvivor by ruthanne lum mccunn

Copyright © 1985 by Ruthanne Lum McCun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_

by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刘乃翘

装帧设计:翼之扬设计室

本书相关人士请与我社联系

生 还

林露德著 阿良译

---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 9 号

邮政编码:150090 电话:0451 - 87900345

E - 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18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53 - 048 - 0

定价:19.8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790034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 内容简介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故事，它根据半个世纪前的真人真事写成。

吃苦耐劳的中国小伙子潘廉已经做了8年海员。1942年11月的一天，他登上一艘英国商船做海员。他绝不会想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这次选择让他历尽苦难，九死一生。出发不久，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商船就被德国的潜艇无情地击沉了，爆炸过后，潘廉是全船唯一活下来的人……

在茫茫的大海中，潘廉无依无靠，无食无水，风吹日晒，恶浪袭击，饥渴、绝望、孤独、恐惧时刻伴随着他。饱受肢体摧残的他还要承受见死不救的轮船、飞机带给他的精神刺激，于是，惊慌、难过，苦撑给了他更大的打击……

但是，处于绝境中的潘廉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是什么信念支撑起他的意志，让他依靠体能和智力与恶劣的环境搏斗？是怎样神奇的力量支撑着他，让他决心在苦难中顽强地活下去？

也许他只是想再尝一口热汤，再见一眼亲人，这就是人类求生的强烈欲望，它支撑着潘廉与泰山压顶般的不幸对抗，靠记忆中的酸甜苦辣抵御大自然无情的利爪。这不仅是为了一个人的生还，它也是为了人类的尊严，这既原始又古老的愿望，它包含了多少令人肃然起敬的启示啊！

## 作者介绍

**林露德** 华裔美国人，出生于一个三代大家庭中，父亲曾从事海上贸易。作者生于美国旧金山市，在香港长大，接受过中、英、美三国的学校教育，担任过教师、图书馆员和教育顾问。现住旧金山市。

多年来，作者著有若干作品，包括获奖童书《咬派的人》，以及深受好评的传记小说《千金姑娘》，另著有几本参考性质的书籍。现为专业作家。

**阿良** 女，阿良为笔名。中国广东省中山县人。生于香港，长于美国，在美国和北京完成小学的教育。现居香港。在一家教育出版机构任双语高级编辑。已出版多部翻译作品，包括本书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千金姑娘》的中译。1988年曾与本书作者同至纽约拜访本书主人公。

责任编辑：刘乃翘



## 序 幕

1939年,英国向德国宣战不到12小时,一艘德国潜艇便在未事先提出警告的情况下发射鱼雷,击沉英国客轮“雅典号”。

于是“一遇即击沉”就成为德国的海上策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56艘盟国和中立国的商船受到了德国水雷和潜艇的攻击而沉没,几千名非军事人员惨遭杀害,葬身大海。由于伤亡人数不断增加,也由于与战争有关的海运业务不断扩大,对补充人员的需求便日益迫切。为此,英国商船队于1940年开始招募中国海员。

当时,只有22岁的潘濂就是应征者之一。这位年轻人签了合约,同意在一艘由苏格兰人指挥的商船——贝洛蒙号上担任二等待应生。贝洛蒙号重9675吨,配有47名船员以及八名随船炮手。

商船队由英国政府直接控制,根据盟军的要求确定出航时间和航线,其任务是向海外部队运送军火,然后运回英国本土所需要的食品和原料。商船上一般只配备轻型武器,因此一旦与德国潜艇或巡洋舰遭遇,战局便只能是一边倒。护航舰只能为商船提供有限的防护,因为潜艇的速度比许多护航舰都快。事实上,当时被击沉的商船中,有三分之一都是有护航舰护送的。

商船即使停泊在港口也并不安全。贝洛蒙号在英国霍尔黑文港装运爆破器材时,就几乎被水雷击中。另一次在空袭中,贝洛蒙号所停靠的码头货仓着火,为了保护商船,人们只好用缆绳,硬是靠人力把它拖到码头的另一

边。

然而,最大的危险是在大西洋航线的中途。在那里,商船无法得到任何来自空中的掩护,德国潜艇也集中在那里,像狼群一样四处出击。仅 1942 年的前七个月,在那里沉没的船只便达 681 艘,总吨数达 350 万吨。希特勒声称,盟军还远远没尝到他的潜艇的全部威力。他扬言,任何海员若胆敢出航,其返航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

但潘濂像其他海员一样,签了一份又一份新合约。

1942 年 11 月 10 日,当贝洛蒙号只装着沙石等压舱物,从南非开普敦出发,准备开往荷兰圭亚那的帕拉马里博装载货物时,潘濂也随船一起出海了。13 天后,当贝洛蒙号航行到北纬 0.3 度,西经 38.45 度的位置,即离亚马逊河口以东 750 英里处时,被两枚鱼雷击沉了。除潘濂外,船上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以下,便是潘濂的故事……

## 序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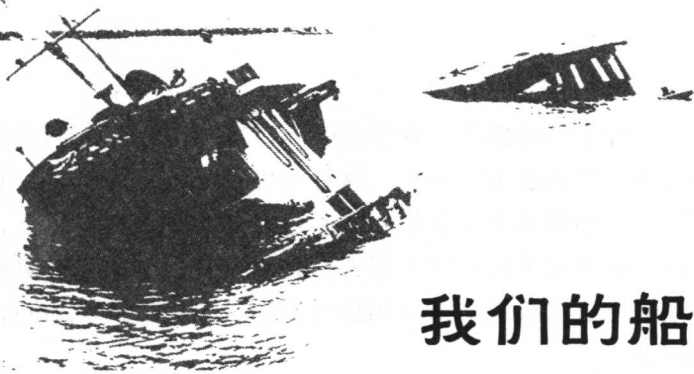
## 目录

序幕 .....	1
我们的船沉了 .....	1
面对恐怖 .....	11
能找到香烟就好了 .....	19
让天后保佑我吧 .....	29
仍然是幻觉 .....	35
屈辱与死亡的红云 .....	39
他们真是见死不救 .....	47
系了九个结 .....	53
战胜月亮 .....	59
被出卖的感觉 .....	65
天意难违 .....	71
有什么就用什么 .....	79
我钓到鱼了 .....	85
背我走吧 .....	93



用牙齿拔钉子 .....	99
跳过龙门的鲤鱼 .....	107
自给自足求生存 .....	111
第三次月圆的时候 .....	117
千篇一律的日子 .....	123
捉一只鸟来养 .....	129
一颗流星 .....	135
飞机飞走了 .....	141
遇到了台风 .....	151
尿能喝吗 .....	161
并不怕死 .....	169
吃鸟还是吃鱼 .....	179
木筏离海岸有多远 .....	185
英格力士 .....	193
尾声 .....	197





## 我们的船沉了

潘濂躺在船舱的铺位上，一条腿蹬住舱壁支架。他睡觉的地方，恰好在贝洛蒙号机房的上面。

贝洛蒙号虽没载货，吃水线不深，但它乘风破浪，航行得很顺利。它的航向忽左忽右，小心翼翼，一会儿转左舷，一会儿转右舷，每20分钟掉换一次，每次转舷，船都倾斜得很厉害。

尽管潘濂没听见，也没看见其他船员的活动，但他感觉得出，全船的人都在准备换班值勤。他同舱的伙伴是轮机长的勤务员，已经下到机房去了。但潘濂不想动，他又卷了一支烟，点燃后紧张地抽起来。

他第一次出海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从学徒升到二等待应生，但对船和大海，他懂得的并不比八年前多多少。这并不是说他不学，他确实很想。每次给驾驶室的高级船员送热茶和热巧克力时，他都被那里的机器吸引住。他曾提出，想学习追踪水流、辨别风向和海浪、根据太阳和星星判断航向的知识——总之，一切和大海斗智所需要的技能，但没有被准许。中国人在船上只能当待应生、厨师、辅机操作工、司炉工和油漆工，不能当高级船员的助手。

他曾下决心学会一门手艺，因此当了三年海员后便辞职，到香港的华南技工学校报了名。他没法完全听懂老师的广东方言，但他喜欢动手做各种技术工作，例如修理发动机，更换破损零件等。但只学了六个月，他的一位在贝洛蒙号上当待应生领班的亲戚便提醒他，日本人将很快袭击香港，他应趁来得及赶快离开。因此他签了合约，在这位亲戚的手下当二等待应生。

正如他的亲戚预言的那样，香港沦陷了，因此他并不后悔自己重返大海。不过死亡的威胁无时不在，这种压力是无法逃避的，只有每三至四星期船靠岸的那几个小时例外。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空袭和敌人在港口周围布下的水雷也使人精神紧张，难以休息。但据老海员们说，他们再过六天就要抵达帕拉马里博了，那里情况不同，受战争的影响较少。

潘濂看了一下表，11点40分了。如果不快一点儿，他就来不及按时开午饭了。他抽了最后一口烟，在舱壁上的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然后从铺位上跳到地板上。他匆匆掸掉背心上的烟丝，套上侍应生制服，再把宽松的中式裤子上的腰带系好，再穿上布鞋，用手拢了一下他那浓密的黑发。

这时，船突然倾斜，把他甩到对面轮机长勤务员的铺位上；接着又猛地歪向一边，使他摔在地板上。烟灰缸、床垫都滚了下来，船上的传动装置发出很大的吱吱呀呀声。

他摇摇晃晃地爬起来，猜想大概是瞭望哨发现了潜艇。巨大的爆炸声震彻船体，摇撼着一切，潘濂又一次摔倒在地上。他震惊地看着一股水柱从碎掉的舷窗外冲进来。船摇晃了几下。

他听见从远处传来叫喊声，备用设备在甲板上的碰撞声，还有持续不断的叽叽声。接着，又是一声爆炸，而且比第一次更厉害，他被他甩到通道上。这时他才意识到，贝洛蒙号被鱼雷击中了。

他们每周都进行战斗演习，因此行动已变成机械性的条件反射。他迅速爬回舱房找救生衣，从一堆被褥和器具中把它拉出来，然后跌跌撞撞地沿着通道往外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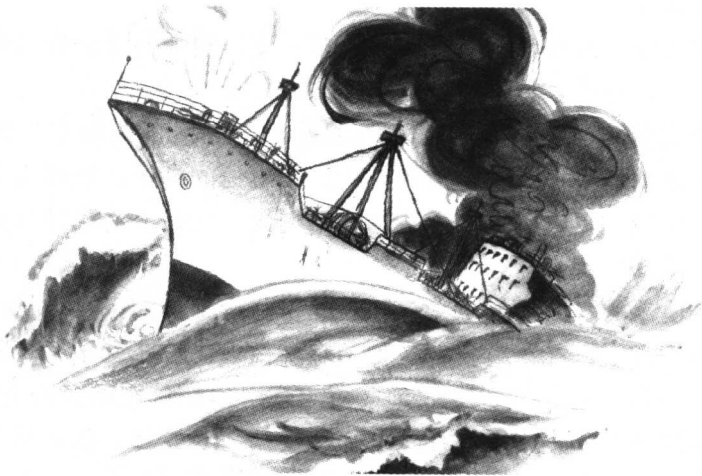
一股呛鼻的浓烟从通气孔里冒出来，他用救生衣捂住鼻子和嘴巴，好不容易才使自己站稳脚跟。船往另一侧倾了，正了一下之后，又再次倾斜。他摔在舱壁上，撞在往外逃的海员身上，终于挤到通往甲板的扶梯旁。

船倾斜得很厉害，他要爬上梯子非用双手拉住不可，因此，他停下来，套上救生衣，花掉宝贵的几秒钟系上带子。众人又推又嚷，催促着从他身边挤过去。他终于腾出双手，把自己拽了上去。

甲板上弥漫着黑烟，但他没有看错，放救生艇的垫木间空空如也，松弛的绳子在吊杆上摇晃——救生艇不见了。

潘濂压下心中的恐惧，咳嗽着靠在栏杆上。他看见一股热腾腾的蒸汽正从下面被毁坏的机房天窗里喷出来，还听到被困在里面的司炉工的惨叫声。

在遮护板周围，一堵橙红色的火墙噼噼啪啪地燃烧着，正朝从破管道里流出来的汽油那边蔓延。水手们跌跌撞撞穿过弯曲的甲板，有



人被松掉的铆钉和断裂的钢板绊倒。有个船员正在用刀割断在前桅杆上的木筏的绳子，木筏哗的一下摔成一堆碎片，他气愤地开骂。

气味难闻的黑油，从船壳上的破洞里流进大海，金属的断裂声，已盖过渐渐微弱的机器声。

船还在往前行驶，但已开始下沉，海水已漫过船身的中部。

船突然猛烈倒向一边，潘濂抓住栏杆的手脱开了，他急忙稳住身体。就在这时，他看见一个水手和二副、三副在驾驶室附近挣扎着，想把救生艇放下水去。他跌跌撞撞跑了过去。

作为侍应生，潘濂不知参加过多少次演习，但从未正式放下过一艘救生艇。他既无经验，又听不懂二副、三副的命令，而且甲板已倾斜得很厉害了，因此他显得非常笨拙。正当他们把救生艇从垫木上抬

起时，一声巨响震撼了贝洛蒙号的内部。

“底舱舱壁断裂了，快系紧你们的救生衣，逃命吧！”二副命令道。

水手和三副一分钟也没耽误便跳进大海里，他们转眼间便在墨绿色的海水中消失了。这时二副跑过来，把潘濂推到栏杆旁：“我的天，你快跳啊！要拼命游，否则船体下沉会把你吸下去的。”他一边嚷，一边示意应当怎样用一只手捏住鼻子，用另一只手抱紧救生衣往下跳和游泳。

潘濂还没来得及反应，船尾便骤然下沉，成吨的绿色海水灌进船体内，船开始翻转，它已逃脱不掉死亡的命运。

潘濂也受到惩罚，被拖进黑色的旋涡中。无情的海水把他往下拉，灌进他的耳朵里，冲走他的鞋子，拽着他的裤子。他挣扎着想脱掉裤子，但旋涡紧紧裹住他，把他往深处拉。这是贝洛蒙号沉进海底坟墓时形成的巨大旋涡。

水压使他的耳膜十分难受，肺也似乎要炸了。如果压力稍微减轻些，他有把握自己能支持得住。他的嘴不由自主地张开来，把憋了很久的一口气拼命往外吐，顿时，面前出现一串仿佛在嘲弄他的水泡。水立即从嘴巴里灌进来，迫使他马上闭上嘴，咬紧牙；但水还在往里灌，油也在往里灌，他无法再坚持了。但突然，随着一阵急促的旋转，他像被拖下去时一样猛烈地被抛了出来。他不停地咳嗽，呕吐，把肚子里的海水和油呕出来。是救生衣的浮力帮他升上水面，使他不再往下沉。但他要抓住一件什么东西才能稳住身体腾出手来，才能抹掉鼻子和眼睛上的污秽。海上漂着的破烂物体不时撞击他。

他发狂似的乱抓，终于抓到一块破木板。他把木板拖到身边，用一只胳膊紧紧抱住它，然后用另一只手清理鼻子和眼睛。在他眼睛上的黏稠物使他什么都看不见。但他手上也滑溜溜的，愈抹眼睛愈疼。他把手上的脏物使劲儿往救生衣粗糙的布料上抹，然后才慢慢擦洗眼睛。终于，粘在一起的眼皮可以睁开了。

眼前的景象却使他恨不得再合上眼睛。贝洛蒙号已不复存在，水面上只剩下它吐出的几个大水泡，还有几缕在一摊气味难闻的燃料油

上空飘着的黑烟。

附近水面上漂着根断桅杆，几个炮弹箱；旁边是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废弃物——55名船员遗弃的破烂。现在他们一个个像四肢脱节的木偶，套着血淋淋的救生衣，有些已烧成焦炭，有些像切开的葫芦。

但既然他还活着，就应当有其他的幸存者，也许是驾驶室那两个高级船员和那个水手或那个切断木筏绳索的船员，或是把他的救生艇拿走的人。他似乎听到有人在痛苦地呼喊，这声音盖过了海水拍打各种废弃物的声音。

“喂，这边有人，我也活着呀！”潘濂先用中国话喊，然后用英语大声高呼。

有人在叫，但他辨不清意思，也听不清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因为他抱着木板，而太阳映在油上的强光使他只能看见近处的东西。他的裤子仍缠在脚上，使他很难移动。

他把绊住脚踝的裤腿一下扯下来，然后抱住木板拼命踩水，一会儿朝这个方向，一会儿朝那个方向。终于在100米开外的地方看见木筏上有两个人，他们正在帮另一个人爬上去。

“喂，这里！到这里来！”潘濂喊道。

木筏上的人正艰难地划着，想去救另一个落水者，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瞧见了或听到他的呼喊声。

潘濂用木板使劲击水，同时挥手高呼。

但他们依然没有反应。

他在消耗体力，但又无法停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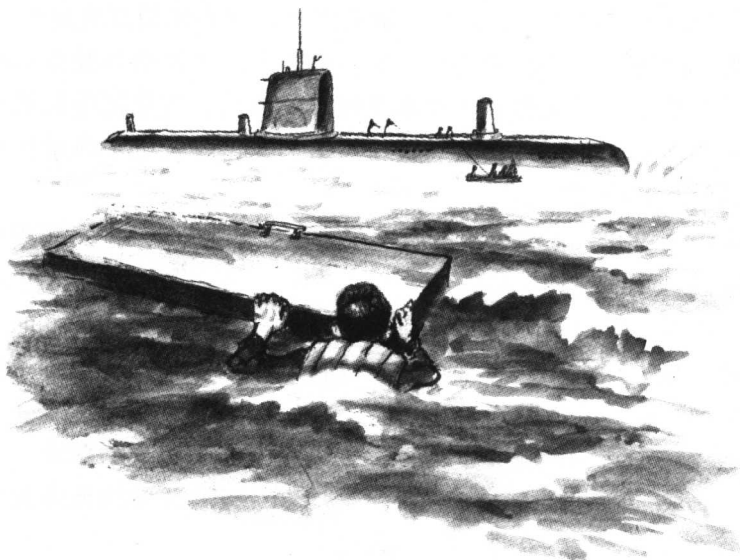
小时候他在家乡海南岛游过泳，但那时只是在小溪里游“狗爬式”，如果感到不安全，一伸腿，脚尖就会碰到水底的砾石。但离家后他再也没有游过泳。

正因为这个缘故，二副命令他跳船时他才犹豫不决。为了那一刹那的迟疑，他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现在也仍有丧命的可能，因为木筏正在漂走，他离木筏上那几个人愈来愈远。他抱着的破木板只不过是一个不足凭借的依靠。

潘濂有意把它推开，勇敢地手脚并用，拼命划水。他靠救生衣漂

起来了，但海面上那层厚厚的油却把他往下拽。每次他抬头看，木筏似乎都离他远了一些。

他又试图向他们呼救，但声音连他自己听起来都太小、太弱，而



且每次张口，咸咸的海水和油都一起往嘴里灌，呛得他很难受。一块破舱盖漂到他身旁，他纵身一跃，用手紧紧抓住它。终于抱住了！他又咳又喘，拼着命抱住这件较牢固的物体。

浪愈来愈大。前方突然出现了一根细长的东西，像潜水艇的潜望镜。潘濂想起过去曾听人说过，敌人潜艇是会用机枪无情地扫射落水者的，因此他连忙缩下去，躲到舱盖后面。那个潜望镜对着海平面在搜索，忽然向下倾斜。潘濂以为潜艇要下沉，但情况与他的判断相反，大海翻起一阵巨浪，一个瞭望塔突然从一片旋转的肮脏泡沫中冒出来。

几乎就在这时，舱门吱吱呀呀地打开了，六个皮肤黝黑的大胡子水兵从瞭望塔里钻出来，迅速爬下梯子，向沾满油污的艇体两边的炮位上散开。瞭望塔的指挥台上只留下一个人，他向艇内喊了一句话，潜艇随即掉转头，在离木筏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停下来。

木筏在波涛中猛烈颠簸着，木筏上的人只好把身体贴在甲板上。

站在瞭望塔上的男人厉声下了一道命令，操纵机枪的水兵闻声立即瞄准木筏，其余两个水兵用长长的船钩和绳子把木筏拖过去，拴在潜艇旁。他们向木筏上的贝洛蒙号船员呵斥，要他们爬上梯子到潜艇里面去。潘濂从木盖后面窥视，看见被俘的船员似乎共有五人，但他无法肯定，因为身体随着波涛不停起伏，耀眼的阳光又使他无法睁大眼睛。

下命令的男人也跟着走进舱里，外面只留下几个机枪手，懒洋洋地抽着烟。潘濂看见其中一人点燃香烟，递给潜艇尾部开机枪的，然后自己再点了一支，他真是羡慕极了。其他水兵也一边抽烟一边闲聊，互相叫喊着。

太阳晒得很厉害，像火似的烤着潘濂的头和颈部，他感到头皮和没沾上油的皮肤晒得发疼，但泡在水里的身体冷得好像要解体似的，尽管海水并不凉。救生衣下面的背心和工作服曲曲扭扭地贴在他身上，磨得皮肤发疼，使他很不舒服。他喉头发痒，恨不得马上抽一口烟；头也开始隐隐作痛。

刚才木筏上的那几个人，其中有没有他的亲戚和同舱伙伴呢？他们此刻在受审呢，还是正在抽烟和吃东西？他们会成为战俘，还是会获得释放，或就地枪决，他应该呼叫，还是应该继续保持沉默呢？

纳粹分子据说都没有良心，希特勒让他们把船击沉，然后把船上的人全部杀光。但潜艇上那些人又说又笑，显得并不残酷……

他继续用那块破舱盖掩护自己，开始更仔细地观察潜艇。

艇身呈浅灰色，浅得几乎发白；瞭望台上有个徽章图形，但潘濂只能看见它的一部分，他能清晰地分辨出两种颜色；绿色和白色……

潘濂不由自主地把身体探出水面，让头部和肩部完全露出来。“救命啊！这边！救命啊！”他高呼道。

他先用双手拍水，然后又用木板击水，并一次又一次叫喊着，但他的声音被发动机空转的响声和破烂物体碰撞船体的声音淹没了。他只好试着游过去——潜艇距他大约50米。

潘濂把破舱盖推到前面，用脚使劲儿踢水。漂在水上那层油刚才



还妨碍他的行动，但现在由于潜艇浮出水面，油层散开了，因此他可以向前游动，身后踢起一串水花。潜艇尾部的机枪手很快就发现他了。这人碰碰身边的同伴，他们微笑着向潘濂招手。潘濂受到鼓舞，加快了速度。

他游了一半距离，就看到贝洛蒙号那几名船员被拉出来，推到木筏上。随着一阵摩擦声，潜艇启动了，它掀起的大浪把潘濂甩到后面，那块破舱盖也从他手中被冲走了。

“救命啊！”他喘着气喊道。

潜艇上的水兵张开嘴巴大笑，还摇晃手脚，模仿潘濂在水中挣扎的样子。

“救命啊！我要淹死啦！”他叫道。

潜艇尾部的机枪手咧着嘴，俯在枪上瞄准潘濂。当潜艇从潘濂身边开过时，机枪手做出要开火的样子。潘濂绝望地在潜艇的尾流中挣扎。他望着潜艇转了个大弯，水兵们逐一消失在舱口中，又听见封闭舱门时的铿锵声。

随着海面浮起一片预示不祥的水光，潜艇下沉了。他猛地闭上眼睛，奋力抵抗那即将把他拉入海底的吸力，贝洛蒙号沉没时，他就是这样被吸下去的。

但这次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海面相当平静。他并没有被吸下去。

当他睁开眼睛时，潜艇已经不见了。木筏也没有了。

是潜艇把木筏上的人杀光后，把木筏撞毁了吗？还是木筏上的人抓到周围的漂浮物而活下来了呢？

“有人吗？”潘濂大声喊道。

回答他的，是一片令人恐怖的沉寂。

一阵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向潘濂袭来，还有恐怖。但接着在他心头涌起的是一股顽强的决心。

贝洛蒙号上应配有两艘救生艇和四只木筏。他要继续游，直到找到它们为止。

刚才他企图游往木筏和潜艇的举动大大消耗了他的体力，现在只